

红流纪事

柳条湖枪声

“九一八”事变始末

武国友/主 编 张民巍/著



吉林出版集团 | 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柳条湖枪声：“九一八”事变始末/武国友主编.

——长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2011.3

(红流纪事)

ISBN 978-7-5472-0478-8

I. ①柳… II. ①武… III. ①九·一八事变—史料

IV. ①K264.2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3372号



红流纪事

柳条湖枪声

“九一八”事变始末

LIUTIAOHUQIANGSHENG

JIUYIBASHIBIANSIMO

主 编/武国友

著 者/张民巍

出版人/徐 潜

责任编辑/康迈伦

责任校对/李洁华

装帧设计/柳甬泽 徐 震

印装/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/720mm×1000mm 1/16

字数/79千字

印张/8.25

版次/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出版发行/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(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)

联系电话/0431-86037516 13578885062

www.jlws.com.cn

书号/ISBN 978-7-5472-0478-8

定价/16.50元

丛书主编/武国友

副主编/王绍强 陈毓述 史义军

著者/张民巍

编委会

主任/武国友

副主任/程舒伟 鲁晓红 王绍强

委员/周振华 赵丽君 杨兴朝 徐连英

智金华 殷明星 任曼劼 杨燕华

吴宝林 张宇英 马 铃

总 序

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，走过了长达28年光辉而曲折的历程。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，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，继承、弘扬党的优良传统，缅怀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先辈们，我们组织编写了《红流纪事》丛书，以志纪念。

近些年来，中共党史研究硕果累累，不断取得新的进展，各类党史著作数以千计。但在已出版的著作中，将一些重大事件独立写成一本综合性的小册子，合起来形成一套丛书，目前尚不多见。将中国革命进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融合在一起，以此为骨架来展现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，这也算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吧。

选择中共党史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，需要做些筛选。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很多，我们这套《红流纪事》丛书所选之“重大事件”，只选择了民主革命28年历史当中30件大事，力求通过这30件大事大体上涵盖中共党史基本问题的主要方面。这首先就遇到了选取哪些事件最为合适的问题。就我们的水平而言，很难说就一定能够选得那么准确、恰当。但总体设想是，应以讴歌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业为主，有的也可侧重总结某些历史经验或教训。

在选取事件的过程中，除以上一些考虑之外，经过反复综合、权衡，觉得还应有下列标准：一是体现重要性。也就是说，所选事件要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有重要影响。二是注重代表性。所说的代表性，就是某件事可能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影响并不是很大，但考虑到它可能是代表某一方面的，对这样的事件也选取了一些。三是注重平衡性。所说的平衡性有两层意思：其一，处理好事件与事件之间的

交叉。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，一些重大事件彼此之间是有一些关联的，因受事件独立性的限制，相互之间必须避免重复。为解决这一问题，我们在撰稿过程中，通过详略取舍的办法作了一些处理。其二，要照顾到各个方面。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中共早期组织，工农运动、军事斗争，国民革命运动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各地武装起义，各苏区根据地的革命斗争；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、新四军、东北抗日联军；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各解放区、各大战役，等等，都有所选取，尽量照顾到方方面面。尽管作了上述一些考虑，但由于每一小册子都是以某一事件为中心独立成册的，所选事件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。

本书编写过程中，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已出版的党史书籍。通过参考大量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成果，力求做到准确、直书。严格地说，这套书还不算是一套学术著作，而是一套近乎通俗性的读物。努力做到既保持历史的真实性、严肃性，又力求文字朴实、通俗易懂，是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初衷，但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，目前这套丛书与我们的初衷还有一定距离，与读者的期望还会有很大差距，我们在此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给予谅解。当然，也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。

在此，我们向所有关心此书的同仁、朋友们，致以深深的谢意！

编 者

2011年3月于北京



《田中奏折》的出笼

(一) 日本对东北的侵略

19 世纪 60 年代，日本明治政权建立后，军费急剧增加，优先发展军事工业，而且还用“武士道精神”奴化国民，欺骗国人为天皇效忠。

明治维新以后，日本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，与其毗邻的中国和朝鲜便成了它侵略的首选目标。1874 年，日本侵略中国宝岛台湾，实施了侵华的第一次行动。20 年后，日本又发动了甲午战争，强迫清政府于 1895 年签订《马关条约》，要清政府承认朝鲜的所谓“独立自主”；还迫

使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、台湾全岛及所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。甚至要求清政府赔偿日本作战军费 2 亿两白银，在中国增开长沙、重庆、苏州、杭州为通商口岸，日本的船只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岸，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。

10 年后的 1904 年，侵略成性的日本又在中国领土上发动了一场掠夺中国的日俄战争。日本打败俄国，沙俄势力退守长春，日本势力侵入中国东北。

东北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——满族的发源地，近代通称东北为满洲。1912 年清廷退位，成立了汉满蒙回藏“五族共和”的中华民国。满洲被民国政府划分为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 3 省。20 世纪初，日本推行的“大陆政策”，即以中国东北为主要目标。乘中国政府更迭之际，日本在中国东北一手制造了“满蒙独立运动”，大肆散布“满、蒙、回、藏非中国”的谬论，企图把东北 3 省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。

1917 年，俄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，成立了苏维埃政府。新政府于 1919 年 7 月 25 日发表《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》，即第一次对华宣言，宣布：凡从前帝俄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，一律放弃；沙俄政府所取得的特权，全部归还中国。1920 年 9 月 27 日，苏俄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，声称：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，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，并将沙皇政府从中国夺得的一切，都无偿地归还中国。一直受洋人欺压的中国人曾为此欣喜若狂了一阵子，谁料，苏俄新政府并没有兑现归还领土的承诺，中东铁路成了中苏“合营”，

它依旧继承了旧俄在北满的部分特权。然而，过去日俄在东北平分秋色的那种局面倒是被打破了，天平开始向日本倾斜。处于优势地位的日本，从那时候起就一再企图侵占整个东北。

日本军国主义在策划占领中国东北时，在日本岛内掀起了一股所谓“满蒙危机”的狂潮。日本政界的强硬派和那些身材矮小粗壮的皇军军官们，都视满蒙为日本帝国的“生命线”。后来，这句话竟成了这帮人的口头禅。他们谣言惑众，说日本付出了“10万生灵，20亿国币”的代价，才从俄国人手里夺得了这些“特殊利益”，如果不控制住满洲，“日本的生存和安全就会受到威胁”。

日本的御用文人更加卖力，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，谎称“支那”和“满洲”是“两个国家”，大肆叫嚷要把“满洲从支那的统治下解放出来”。这些人颠倒黑白，说：“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，是清代日俄战争中获得的，日本的特殊权益是从清朝获得的，不是从支那主权中获得的。”

日俄战争之后，日本占据了我国东北南部，控制了“南满铁路”。为了称霸东北，利欲熏心的日本政府竟然将辽东半岛改称“关东州”，堂而皇之地在这里设置“关东都督府”，俨然以日本领土自居。

（二）《田中奏折》

1927年3月，春天已经来到日本这个岛国。此时正值樱花烂漫的季节，整个岛上鸟语花香。但是，任凭大自然如何美丽，也无法掩盖日本经济上的萧条。就在这个令人心旷神怡的美好季节里，东京渡边银行凄凄惨惨地停业，由此拉开了日本银行歇业的帷幕。向银行提取存款的

风潮随之席卷了日本全岛，30多家银行关闭，日本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。顿时，美好的春天在这个国家里变得黯然失色了。

经济上的不稳定导致了政治上的动荡不安，日本反对党政友会乘机倒阁。1927年3月20日，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受命组阁，侵华的“积极政策”随之应运而生。

田中义一，1863年出生于日本长州藩荻，其父是一位藩主的护卫。1883年，田中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。1894年参加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，日俄战争期间担任“满洲军”参谋，1910年晋升为少将，后来又升为大将。在中国东北待了一段时间后，田中于1913年出笼了《滞满所感》的册子，宣称“大陆扩张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”，竭其所能地鼓吹日本应当伸展国运，积极开拓疆土，向中国“满洲”移民，进而敦促日本政府“必须确定经营满蒙的大方针”，实现以大日本为中心的国策。

1927年6月27日，在日本东京霞之崎外务大臣官邸，一群强盗正襟危坐，在此召开“东方会议”。外务省次官森恪主持会议，此人积极主张对华实行“强硬外交”，强调“日本应当确保满洲”，以实施“大陆政策”。

田中在会议结束时发出《对华政策纲领》的训令，声称：“关于满蒙，特别是东3省，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……作为接壤的邻邦，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。”

日本要侵占东北，自然牵涉到东北王张作霖。于是，会上有人提出，对于张作霖怎么办？田中回答说：给予张作霖以“适当的支持”。但是，其条件是“他能尊重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”。



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田中内阁召开“东方会议”。右起第三人为日本首相田中义一

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说：“如此重大的方针，一旦付诸实施，必须估计到将会引起世界战争”，尤其有可能同苏联发生冲突，于是，他担心地问田中：“阁下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吗？”

“我有这样的决心。”

“以后不致发生动摇吧？”武藤仍然不放心地问道。

“没问题，我已经下了决心。”田中说得非常肯定。

武藤拍拍胸脯说：“政府既然有足够的决心和准备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。什么时候命令一下，我执行政策就是了。”

“东方会议”结束不久，7月25日，日本天皇便收到了田中的奏折，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《田中奏折》。这份题为《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》的奏折说：“惟欲征服中国，必先征服满蒙；如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中国。”为此，田中强调，日本要千方百计取得“满蒙”的土地

商租权、铁路建筑权、矿权、林权、对外贸易权和金融权，日本人应能自由出入“满蒙”，并且派军人秘密进入蒙古，控制旧王公。田中估计到，“大陆政策”一旦推行，日本难免“不与美一战”，而且他还预测：“在最近将来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。”

《对华政策纲领》和《田中奏折》的相继出台，预示着一场血雨腥风就要席卷中国东北大地了。



谋杀张作霖

(一)《满蒙新五路协约》

1927年6月的“东方会议”之后，日军分两路出击：一路出兵山东阻止蒋介石“步北”；另一路乘机向张作霖索要所谓的“满蒙权益”。

1927年7月20日，田中训令日本驻奉天（沈阳）总领事吉田茂，要他同奉天当局交涉所谓“满蒙问题”，力求在短时期内实现“新铁路计划”。

接到命令后，吉田茂不敢怠慢，立即前往奉天府同奉天省长莫德惠

举行会谈，提出由日本修建吉会（吉林至朝鲜会宁）铁路之敦化—图们江段铁路、在东北租借土地和商租权等无理要求。莫德惠没有当场给予答复，而是采取了拖延的策略。

此时，田中内阁准备了两套方案对付张作霖：其一是“内科方案”，对张作霖软硬兼施；其二是“外科方案”，即以武力解决张作霖。

7月19日，田中任命山本条太郎为日本满铁社长，并作为“首相的代表”直接同张作霖交涉。8月27日，山本到大连走马上任。

山本条太郎一到大连，就立即命令与张作霖有密切关系的江藤丰去北京，劝说张作霖接受日本提出的“满蒙新五路”方案。

于是，江藤怀揣“满蒙铁路计划”，急匆匆地赶往北京去见张作霖。

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，出身土匪，因日本的扶持他才得以长期盘踞在东北，成为显赫一时的“东北王”。1927年6月，张作霖在北京就任“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”，组建“安国军政府”。从那以后，张作霖以为自己成了“中央”，而“中央”便是张作霖，于是乎，对日本也就不再是言听计从了。他脚踏3只船，同苏联也保持着联系，还用英美的钱修建了大虎山至通辽、沈阳至海陵的铁路。

张作霖接过江藤递交的“满蒙铁路计划”，不看也就罢了，看了后不由大吃一惊：“这不是日本准备跟俄国开战的铁路吗？”张作霖自然清楚，这条铁路一旦建成，对他来说，无疑是“怀里抱着炸弹”，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。

想到这，张作霖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开始犹豫不决了。

“如果你不合作，日本军队将帮助你的敌人蒋介石。”江藤看出了张

作霖的心思，就乘机恫吓他。

这句话触到了张作霖的痛处，他担心的正是这一点。结果，在江藤的再三劝说下，张作霖提起笔在计划书上哆哆嗦嗦地圈了4条铁路。

江藤一看，怎么还留下一条铁路没圈。这可不行，必须全部答应。他又怂恿张作霖，将剩下的一条铁路也给圈了。江藤十分高兴，将划着5个红圈的计划书交到山本手上。

然而，事情即使到了这一步，山本仍然放心不下。为了探明张作霖的承诺是否可靠，山本又想出一招，将其夫人派往北京，别出心裁地搞起了“夫人外交”。

对山本夫人的到来，张作霖自然是百般殷勤，还让自己的夫人陪同山本夫人到八达岭长城游览一番。事毕后，张作霖又赠送山本夫人许多珍贵礼品。

经过这番精心准备之后，山本亲自出马了。10月13日，在“夫人外交”结束后，山本赶到北京拜会张作霖，并送给张作霖500万元作为见面礼。

10月15日，经山本等人的软硬兼施，张作霖在《满蒙新五路协约》上批了个“阅”字。这5条铁路是：敦化至图们江，长春至大赉，吉林至五常，洮南至索伦，延吉至海林。

这几条铁路一旦修建，将会使日本的侵略势力深入到吉林、黑龙江腹地。张作霖自感压力很大，以至写完“阅”字后，步履“蹒跚踉跄”，一夜之间便“憔悴万分”。

(二) 张作霖退回东北

转眼到了1928年春天,蒋介石的势力急剧膨胀起来,不断向北推进,置奉军于不利地位。

此时,田中内阁更是变本加厉地向张作霖施加压力,逼他签订“满蒙新五路”的全部承建合同。对张作霖来说,这个时候他很需要日本的支持。所以,张作霖痛痛快快地答应了。

5月13日,张作霖遂以中华民国“大元帅”的名义在《洮(南)索(伦)延(吉)海(林)线承包合约》签上“阅,准行”的字样。15日,张作霖又命令赵镇以“交通部代理次长”的名义在吉敦路延长线(敦化到图们江)、长(春)大(赉)路两项承建合同上签字。至于吉五路(吉林至五常)的合同,张作霖决定留待以后再议。

5月17日深夜11时许,张作霖正兴致勃勃地在顺天府同梁士诒、李宣威等人打麻将。芳泽突然来访,他引诱张作霖说:“如果大元帅能够答应我们的要求,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就可以采取措施,阻止北伐军渡过黄河北上。”

谁知,张作霖不吃这一套,回敬了一句:“我们家的事情,不劳邻居费心,谢谢你们的好意。”

“哼,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?”芳泽冷冷地问道。

“若打不过他们,我们可以退出关外。”张作霖显然有备无恐。

“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!”芳泽想断张作霖的退路。

“关外是我们的老家,愿意回就回去,有什么不行的呢?”张作霖

轻描淡写地说。

“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了几十名日本侨民。”芳泽威胁道。

“我没有接到报告。”

“张宗昌是你的部下，你应该对此负一切责任。”芳泽边说边把“备忘录”递给张作霖。“大势已经如此，为使战祸不波及京津，收拾军队返回满洲，以维持满洲治安，我想无论对中国国民还是对奉天派都是万全之策。”

“如果东北军不愿意被解除武装，就应该毫不犹豫地立即撤退。”芳泽继续威胁张作霖。

“要我撤出北京……我多年来不是白干了吗？我绝对不干。”张作霖不服气地说：“我还统率着 60 万大军，至少还能跟南军干一仗。”

张作霖认为日本人逼他签合同，这分明是落井下石，便破口大骂道：“日本人不够朋友，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，掐脖子要好处。老子不能出卖东北，以免后代骂我卖国贼。老子什么也不怕，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！”

张作霖越说越生气，竟把旱烟袋猛地往地上一扔，那宝贵的翡翠烟嘴即刻便被摔成了两半。

此时，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浦登江也在劝张学良、杨宇霆等奉军“新派”退回关东。在此情况下，张作霖见大势确实已去，也就只好忍痛答应先退守关外，再从长计议。

5 月 30 日，蒋介石的北伐军攻占了河北重镇保定，前锋直指北京。张作霖顿时慌了手脚，连忙召集张学良、杨宇霆等紧急磋商，决定退却。

正当张作霖打算退回东北老家时，森恪在东京主持召开由外务、陆军、海军、大藏各省主要官员参加的会议，讨论对东北问题的处置方案。经过6天的争论，仍然各执己见。最后，森恪决定：“按既定方针进行。”看来，日本要明目张胆地将“满蒙”从中国版图分离出去了，由日本负责东北3省的“治安”。

6月1日，北京居仁堂。张作霖在这里举行招待会，同各国外交使节告别。次日，张作霖发表“出关通电”，说了一通冠冕堂皇的话：“本为救国而来，今救国志愿未偿，绝不忍穷兵黩武，整饬所部退出京师（北京）。”通电发出后，张作霖想想自己辛辛苦苦地从关外来到关内，只当了一年的“大元帅”，现在又要打道回府，不禁潸然泪下。

2日晚8时许，张作霖在文武官员前呼后拥下走进火车站。这里竟然有仪仗队，还有乐队，就连撤退，这位“大元帅”也忘不了还要摆摆威风。

与张作霖同行的有大元帅府的人员、卫队和他的六夫人，还有靳云鹏、潘复等。专列共有22节（有的说是20节），张作霖的豪华包厢位于中间，以前是慈禧太后的专用车厢。

就在张作霖准备离开北京的时候，他接到了芳泽打来的电话，芳泽在电话里问他“和约”签好没有。张作霖回话，让他第二天下午来取。

芳泽准时来见张作霖，他惴惴不安地坐在会客厅里等待着。想不到张作霖竟在隔壁的屋子里对他大骂了一通。过了一会儿，骂声停止了，张作霖让人把文件递给了芳泽：“张大帅今天实在太忙，不能会见了，请你原谅。”芳泽接过文件，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张府。